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三回 安龍媒新接督學印 衛方伯細訴愚民情

話說舅太太與珍姑娘到了鄧家莊，褚大娘子、姨奶奶都接了出去，見了面了，一同拉手進內。到了上房，早見九公出了房外，招呼叫應，問了好。那九公到底是個爺們，不便多談，問了幾句話，就出去了。那其間褚大娘子忙讓座行禮讓茶，不過那些閒文，且不必提。惟有那二姑娘偏要絮絮叨叨的問長姐道：「他們兩位到底怎麼不來？你那太太怎麼也不來？」長姐被他問得實在無可如何，才說：「兩位大奶奶如今都有了喜了，不能坐車，所以才要了我去伺候大爺，一路同來，等兩位大奶奶分娩後再去接。」二姑娘這才明白了，忙問道：「他們倆懷孕算了命無有？不知是男是女？我們這莊上有個劉鐵嘴，算得最準。當初他替我算命，說有兩個兒子，如今可不是生下他們兩個孩子？可惜你兩位大奶奶不來，不然就叫那劉鐵嘴算算，管保就算出誰養男，誰養女了。」這些話舅太太、褚大娘子都已聽見，由不得好笑。那時褚大娘子忙吩咐擺座位，安放杯筷，請舅太太、珍姑娘吃飯。安好四個座位，自然舅太太上首坐，珍姑娘在東，二姑娘在西，褚大娘子在下首相陪。老媽們端菜燙酒，褚大娘子與二姑娘兩人一齊送酒安席，然後歸座。席間講些閒話，舅太太道：「我們真忙得糊裡糊塗，也忘了給九太爺、姨奶奶、姑奶奶道喜呀！」褚大娘子道：「熟人哪裡還講這些過節？」長姐道：「快將兩位少爺抱了來，我們見見呀！」姨奶奶道：「我早將他們兩個打扮好了，等著見客。誰知這個當兒他倆又睡著了，等我去瞧他醒了不曾。」說罷，跑了去了。不多會，同了一個老婆子，每人抱一個孩子，來至跟前。舅太太、長姐忙上前去接了過來，抱著細看，齊說：「這兩位少爺好品貌，長得有福氣，大起來定要強宗勝祖，富貴雙全的。」姨奶奶、褚大娘子同聲應道：「謝謝你們兩位的金言，但願如此，也不枉我們老爺子偌大年紀才生下他。」大家這一陣抱孩子，歡笑暢飲，不必細說。當晚收拾房間，安置舅太太、長姐二人住宿。鄧九翁也進來說說話，言明多留住幾天。這且擱起不表。

再說那安公子從鄧家莊回公館後，次日動身，按站進發。

那日到了省城，城外十里接官廳早有山東全省文武大小官員前來迎接。為首是撫、藩、臬三大憲，請過聖安。安公子這才下轎進官廳，與眾官員相見。除撫、藩、臬外，又有運台、首府、縣等上前參見。安公子格外謙恭，凡行禮者，一概還禮回叩，滿臉笑容。各官都暗中說：「這學台少年科甲，聖眷優渥，看他倒一點不拿架子，是個好伺候的欽差。」當下在官廳中略談幾句，隨即上轎進城，各官同入城。那時首縣早已預備了新學台公館，有人伺候轎子進城。家人請示：先拜各官，是先到公館？安公子吩咐：先到公館，明日再拜客；家人傳下去。少時已到公館。下轎進去後，當下就有各大憲來拜訪。首府、縣稟見一概擋駕不見。安公子實在一路辛苦，要歇息養神。到了公館上房，換了便衣坐下。家人奉上茶，隨即催茶房要點心，用了點心，然後擺席。安公子也用了幾杯酒。吃畢飯，掌上燈燭，料理些正事，命家人打開衣箱，取出衣服，次日好換。二更以後歸寢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起來梳洗已畢，用過茶點，吩咐打轎伺候出門拜客。少時間轎馬齊備，安公子忙即升轎出門，先上院拜撫台，姓蘇名卓，是個翰林出身。安公子拜會，蘇公忙請，親自接出暖閣。安公子照翰林院衙門規矩，以七科前老前輩稱之，自己稱晚生，不肯先走。蘇公讓之至再，無奈，止得手拉手的穿大堂，入二堂。到了花廳，彼此下拜，讓座送茶，不過那些俗禮。

蘇公先請示接印日期。安公子道：「晚生年輕，蒙恩簡放學使，任大責重，自恐無才，難膺此任。諸事求老前輩大人指示方略，免得貽誤。」蘇公道：「大人說哪裡話來，久仰盛名，是當世才子，況兼家學淵源，何謙恭如此！弟暫攝學使已經兩月，今幸得大人駕臨，擇好日期，便可交印。」安公子道：「容擇定日期，再當奉聞。」

二人談了半個時辰。安公子告辭起身，隨即去拜藩台衛方伯。當時請會。那衛公係安老爺鄉試同年，名邦彥，湖南人，由御史京察簡放知府，升授山東藩司，是一個老成練達的能員。

安老爺素聞其名，常通信問。公子止得用年愚姪帖拜會。衛公請進，忙親自迎了出來，在大堂暖閣外立候，一同入內，公子以年家子禮拜見，衛公再三連稱不敢。賓主謙讓一陣，止得以賓主禮互相拜見。讓到書房歸座，衛公先問了安老爺起居，公子道：「家嚴托庇平安居家，精神尚健，姪兒此番奉命膺此重任，蚊負堪虞，務乞年伯大人教誨，以開茅塞。」衛公道：「大人大才素著，乃華國詞臣，經綸滿腹，何難整頓風俗！但山東近年士風倒能確守臥碑，不致離經背道。所可慮者，海盜橫行，勾結本地匪徒，搶掠人民，動輒聚眾。地方官欲捕盜，又無兵。稟聞大憲，偏遇這位老中丞以姑息存心，諸事畏難，止圖消災弭患，暫顧眼前，因此下屬諱盜，有許多搶劫大案，卻不敢稟報。匪徒愈忌憚毫無，此真心腹之一大患也。大人此次奉命觀風整俗，兼理民情，若照前任學使，止管各學士子，不問地方興廢，不過科歲兩考，嚴行甄別，出示曉諭，各學士子正心誠意，不准流入邪僻一路，此易事也；若放牌收呈，要兼管地方，只怕有許多無頭公案告在台前，那時不問不可。追問根由，須得大費一番整頓，甚至還要弄到發兵遣將，大動干戈，才能濟事。大人現在職任衡文，重在考試，而觀風整俗，又兼管地方詞訟，若二者相兼，止恐顧此失彼，非預先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妙法不可。」

安公子道：「年伯大人有何兩全妙法，請示一二？」衛公道：「整頓風俗是除暴安良，考選真才是求賢取士，至於屏異端、除邪說，但責備各屬學師，明定章程，久而自化，這倒不難。所難者，身臨一府，考試有一定日期，多住數日尚可，若一事不完，必須等候，不定辦一件案子三月五月的功夫，耽擱下去，都是有的。那豈不誤了試事？此不可不慮也。若將地方一切案情推出不管，又何以副整頓風俗之名，受朝廷簡任之恩哉！據本司愚見，顧不得中丞，止有將山東現在盜風日熾情形出奏陳明，非一朝一夕能了，非學使所能兼顧，請旨簡放學政，專司考試，任其易。臣情願稽察匪類，除盜安良，整頓風俗，膺其難。務求天恩，寬以時日，不定限期，數年之後，必能見效。如此一奏，靜聽聖裁。倘皇上責成無臣，則大人可以專辦考試，不必與聞地方之治亂矣；若另放學使，專命大人辦理地方盜案，那時巡行各府，訪察匪徒，恩威並用，懲勸兼施，庶使東魯蒼生咸沾教化。似此大人諒亦樂為，亦優而有為也。」

安公子聽了這話，十分佩服，應道：「但此事出奏，恐礙著中丞面上，莫如與他商量，會銜同奏，何如？」衛公道：「不是本司背地輕慢上司，大人若將這番情形同中丞商量，會銜入奏，管保他一定攔阻，說何必攪這些難事？止須考試時警戒生童，勸化一番，責成各學教官每逢朔望宣講聖諭。有那品行好的，舉他優等，品行不好的，報他劣等。文人學士，風俗攸關，士風一變，民俗因之，觀風整俗，即此便是。那盜案等件，乃有司之責，局外人何必多管？況且三年限期一滿，就要升遷，何苦費心勞力，必要說這一套話，大人聽不聽，奏不奏？本司所以要請大人自己酌量拿定主意，要做一番事業，非奏明不可，又何必會銜？」安公子道：「年伯高見不差，姪兒當擬定奏稿，再求斟酌出奏。」說罷，告辭出來。隨又去拜臬台、運司、道台。拜完後回公館，話不煩敘。

過了三日，已是接印吉期。撫台遣中軍送過學台的印與王命、令旗等件，安公子拜了王命，接了印信，擇日搬進衙門。

先將本署公事逐件細細檢點，查閱一遍，又問幕中一位師爺。

師爺是前任留下，撫台薦的。此人姓孫名俊，號靜峰，是個老叟，浙江人，熟悉公事，人品甚好，又能看文章詩賦，已經在山東學署三任矣。凡考試之事，無一樣不精且細。安公子與他談了些公事，慢慢的說到地方利弊。靜峰道：「山東人員素稱強悍，近海州縣每出大盜，與海中強盜聯盟，為之銷贓，販賣糧米、火藥，接濟盜船。地方官若察拿嚴緊，全行逃往海中，平靜後又復回來。此等案件，大憲明知也不追問，所以患愈深，欲辦無從也。至放曹、沂、兗三府，本地之民視性命如鴻毛，目王法為兒戲，明搶暗奪，以強欺弱，聚眾抗官，泯不畏死。」

山林之內，多則千餘人，少亦數百不等，路上搶劫。報官，官亦無法，誰敢往捕？徒傷性命。是以十餘年來，大盜公行，都有名號，如最出名者沂州之天目山飛叉大王宋萬超、兗州白象嶺之神臂太歲伍良霄、曹州之青雲山神彈子張七大王萬寶是也。

此三人者，手下各有千餘嘍囉，嘯聚山林，每出來借糧，近山的按時貢獻，佛眼相看。若有大股客商攜帶銀兩貨物，被他探著信息，任憑他走哪條路，他也要取了你的。倘若一個不好，連性命都送掉。如今士子們倒不致造言生事，甘入異端，整頓士林是一樁易事。就是要想除暴安良，那真費大了手腳了。第一要雄兵數千，第二要大將數員，第三還要不拘時日，慢慢的訪察，然後調齊人馬，四路合擒，水陸兩路，一同嚴拿，方能除害。豈有學院考試之餘，能辦如此重大煩難之事耶？止好奉行故事，出幾張告示而已。三年任滿，自然有人接手，何必自尋苦吃，出頭來辦賊耶？大人以晚生之言為何如？」公子道：「先生之言不錯，容弟緩商。」當日忙在燈下寫了備細家書，稟告安老爺，並討主意。又修了一封稟啟，將大概情形，並請幕友顧朗山遲日可到，此時擬出奏山東盜風日熾、學臣恐難兼辦整頓風俗與考試文才，非各司其事，方不貽誤云云，請示老師，再定行止。寄信與烏老師，由馬上飛遞，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舅太太、長姑娘在鄧家莊住了數日，舅太太心中惦記著外甥，連催了幾次，一定要動身趕任。鄧家父女見留他不住，止得備了送行酒飯，餞別一番，叮囑回京之日，便道來此多住數日。諸人一齊答應，灑淚而別。褚、陸、趙、馮一路隨行，走了數日，已到省城。並不驚動一人，悄悄進城。到了學台衙門，那安公子忙在暖閣迎接舅母。大家見過，長姐上前叫應，不必細表。當下安公子忙傳見褚、陸四人，溫語道勞，收拾住房，令人伺候。

接印已數日，就有學老師來稟見，請出題觀風。首府又稟請開棚考試日期。蓋前任學台尚欠一府歲考，所以請示。安公子與學老師斟酌出示，先行觀風，至欠考之屬，科考補行，並考可也。那時正盼顧朗山來，看著已一月有餘，已定准觀風日期。那一天，安公子天明即升堂點名，約有八百餘名生監，六百餘名童生，學台出了生、童兩個題目，生題是《經正則庶民興》；童題是《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》；詩題是《學然後知不足》，生、童一題，得「知」字。題目出了，懸掛起來。安公子坐在堂上，正襟危坐，一步不移。那些生童各歸號舍，用心作文。等到申末，早已淨場。放牌畢，禮房將生、童卷子呈進。安公子那時幕中早有各大憲薦來師爺看卷子者數人，當將卷子分給這幾位師爺評閱，自己也拿了幾本卷子看閱。那文字卻不過平鋪直敘，敷衍成文，連看數卷，都是如此，也只好降格以求，隨意取了在特等。

次日午後，門上回進來說，顧師爺到了。安公子聽說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忙吩咐開正門相請。忙換了衣冠，迎出大堂。止見顧朗山隨身便服，緩步登堂。公子忙叫應道：「朗山先生真是信人，果然五十日之期台駕已到。弟在此無日不盼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上前攜手同行，一直步入簽押房中。朗山長揖打躬，公子恭恭敬敬還揖，讓座送茶，又吩咐備酒筵與顧師爺接風。

彼此先說些途路之事，慢慢說到觀風考試，不久就要出棚去考。

安公子就把那衛方伯所說的

話說與朗山一遍，自己已寫信進京請示烏老師，若以為可，再行人奏。「先生，你看此舉如此一辦何如？」朗山道：「此舉是正辦。從來學院雖說放告，不過管的學中之事，地方之事不與聞焉。此番既蒙皇恩命為觀風整俗使，即昔日之巡按，那詞訟自然要辦。遇著疑難大案，焉能限以時日？這是考試文章不能兼顧的，所以必須奏明，請旨定奪。若命專司考校，則易如反掌，又不耽沉重。但是風俗焉能在考拔文人中就能轉移？非大人振作一番，嚴辦幾個罪魁禍首，使民方有所畏懼，清理冤獄，除暴即所以安良。訪察孝子、賢孫、廉士、節婦，為之表章，庶使聞風者有所觀感。山東地方民情強悍，好勇鬥狠，是其本性。曹、沂、兗三府本是盜藪，青州、登州又通海口，盜船往往由此出入，時有搶劫之案；還有勾結土匪，私販糧米火藥，暗通海盜，此二患也。若能稽察海口，使米糧無接濟之便，海中盜匪必往他省，不來山東。然後再通知各省，會同嚴拿，賊盜不難除也。所難者，曹、沂、兗三府地方遼闊，山林嘯聚之徒多至數百人，少亦有百十人。

搶劫案出，不過地方派差役嚴拿，差役明知其人，也不敢去拿。

聞有州縣認真辦事，請兵會同武弁帶隊往拿，那賊早已聞風，潛身他處，迨日久事緩，又復回來，依舊搶掠。此真心腹之患也。要除此患，非派一二統帶武員，帶領得力兵勇，將探明賊窟四面圍拿，不使漏網。然此事非奉旨，不易辦也。」

安公子聽朗山說的這一番話，真是明白曉暢洞見隱微，連稱：「先生所說一點不錯，目下只有靜候都中信來，再商量入奏。而今且發放這些觀風生、童。」忙催著師爺們把卷子看好了，親自重閱一遍，詳定甲乙。也有照舊的，也有改過的。閱定後遂發案傳見前十名，面領獎賞。第一名是歷城縣廩生，姓陳名鼎，年紀三十餘歲。文章作得飽滿精神，字也寫得好。第二名姓梁名兆先，是府學增生。第三名姓牛名登榜，是德平縣附生。學台發案後，先傳見學老師，隨後傳見這十名考生。那陳生等十人，蒙學台考在前列，心中歡喜。謁見之時，十個人一同拜見，跪了下去，拜了四拜。安公子受了兩禮，忙即回禮，起來讓座，逐一細問年歲，勉勵了一番，命人將獎賞取到。除膏火銀兩外，還有筆墨書文，按名次分給每人，又給了一本《聖諭廣訓》，囑咐他們逢朔望日在廟宇中講給人聽，諄諄勸他一番。那些士子無不佩服感激，拜謝而散。

這裡省城觀風考畢，首府就請懸牌出棚考試。那時正屆歲暮，安學台對府縣道：「今年歲暮，除夕在即，止好明正出棚考試罷。」府縣答應下來，靜候明歲行文通知各屬辦考。這且不表。